

法國高中「高等學院預備班」教師生態

駐法國代表處教育組

面對國民教育部接連的改革法案，約 60% 的高等學院預備班 (classes préparatoires aux grandes écoles - CPGE) 教師於 12 月初發動罷教抗議。因為政府欲將預算補助重點放在優先教育區，同時想調整高等學院預備班教師的工作時數及薪資。這些為「菁英」服務的教師擔憂這項改革將使其工時增加且薪資反降。

有關於法國高等學院預備班教育的研究，以往只有社會學家 Pierre Bourdieu 於 1989 年所出版的《國家貴族》(La Noblesse d'État) 一書。現今巴黎政治學院社會學博士 Jacques-Benoît Rauscher 即將出版他於 2010 年完成的博士論文以及他近年來有關高等學院預備班教育的長期觀察—《為菁英服務的菁英？》(Une élite au service des élites?)。以下為世界報的專訪摘要：

可否請您為我們介紹一下這 8000 位高等學院預備班教師？

不同於其他中學教師的是，他們屬於中等教育教師但教的學生是經過篩選的學生，教的課程是屬於高等教育的課程，授課地點則是在高中。這些教師有著較高的文憑、較高的自主性，且有較高的薪資。根據我在 2009 年所做的 871 位教師抽樣調查，其中有 84% 月收入淨額超過 3000 歐元，41% 超過 4000 歐元。他們大都出身於社經條件優渥的家庭。

這些教師自己怎麼定位呢？

他們絕大部分都通過中等教育教師最高資格考試 (Agrégation)，尤其於公立學校任職者，有 90% 以上的人通過這項資格考試。自 1950 年代起，許多教師為取得一個有別於其他中學教師的特殊位階，而參加激烈的競爭。至 1968 年，相關抗議未果。但有四分之一的取得資格者進入了高等學院預備班任職。

能否描繪整體教師群像？

依據我的調查，我發現這一類教師群體有其相異之處。而這差異性來自學校的規模。高等學院預備班不只存在於巴黎的明星高中：在設有高等學院預備班的 324 所高中裡，有 231 所位於大巴黎區之外，171 所只教授單一類組。在外省小城鎮小規模預備班任教與在巴黎明星高中任教的老師相當不同。例如，外省規模較小的高中就會花上較多時間招生，不然易有招生不滿的情況。另外，巴黎明星高中的教師

通常與高等學院有更密切的接觸。

這點很重要嗎？

這是關鍵。Pierre Bourdieu 認為高等學院預備班的優勢便在於這些教師本身便受過相同體系的培育。我的研究結果也顯示，老師與評審委員及學院的交流愈密切，學生愈有機會進入學院。老師與學院的關係甚至比老師的學識更來的關鍵。

就是可獲得試題情報的意思...

不是，應該說對這個圈子的熟悉度。像在文科，高等師範學院禁止教師身兼評審委員；但理工科與經濟科，就沒有這項禁令。但所有高等學院都覺得，與能培育出符合其要求學生的教師合作，益處更多。

那教學方法呢？高等學院預備班的教師很傳統嗎？

這要先區別課堂與課外時間。課堂授課形式仍然相當傳統，常以教師講授為主。不過，因有口頭測驗制度，教師與學生間的關係能較符合個人化發展。因為在這個時段，老師能與學生有直接的互動，能發揮更多創意，老師反而像位教練。

如何變成高等學院預備班的教師？

有很多種方式。像在理科，為了避免人才流向私立學校，有些教師在通過最高資格考後就馬上被聘用。不然，會根據資格考的成績、經歷（尤其曾就讀高等師範學院者，更具優勢）、總督學的教學審查以及大學學歷來做評選。根據總督學的說法，現在想進入高等學院預備班，博士學位變得越來越具重要性。博士頭銜表示了，與國內外大學院校的交流合作，能更加容易。

當年輕教師來到高等學院預備班任教，他們對這個職業的發展有何憧憬？

這確實是一個好問題，但卻沒有答案。因為一旦被任命為高等學院預備班的教師，大多數的人就這樣留下來了。被訪問的教師中有 69% 的教師希望繼續留任，15% 希望更換科目，而 10% 則想更換學校，但相反的，並不選擇到大學任職。因為高等學院預備班的教職薪資較優渥，而且，這些教師喜歡教學更甚研究。在我所做的 70 份訪談中，他們經常表示，不同於一般中學或大學，在高等學院預備班教書讓他們可以「只當個老師」。

您遇見過快樂的老師嗎？

高等學院預備班的教師很快樂，而且他們也不吝表現。他們算是少數能擁有知識、社會及經濟三方面地位相衡的教師。與多數教師不

同之處，他們工作的付出能有立即的成效——學生的錄取率，而他們也知道如何改善。不同於一般的刻板印象，這些老師都與其在學學生及畢業生保持良好的關係。

依目前的不滿聲浪，也挑戰了左派政府對高等學院預備班的定位...

對於左派政權來說，高等學院預備班同時代表了他們所捍衛的第三共和之共和理想，也代表了他們欲對抗的不很民主的菁英主義。1981年 François Mitterrand 所領導的左派政府，其教育部長 Alain Savary 欲將預備班納入大學體制，爭議由此展開，至 1984 年，隨著曾就讀高等學院預備班並由高等師範學院畢業的 Laurent Fabius 為內閣總理後，辯論便告終止。至 1998 年，教育部長 Claude Allègre 重新考慮教師額外教學時數的支薪案。時至今日，高等學院預備班教師的特殊地位始終沒有動搖。

資料提供時間： 2013 年 12 月

譯稿人： 駐法教育組

原始資料來源： 2013 年 12 月 9 日法國世界報(Le Monde)與 2013 年 12 月 16 日法國世界報教育週報第 795 期

